面对大自然的深情倾诉

——读艾平散文集《隐于辽阔的时光》

□阎晶明

作为一个作家，艾平当然愿意也可以写作更广泛更多样的题材，但是可以说，经历几十年，她最执着、最集中、也是成就最高的创作，是她对最熟悉的自己家乡呼伦贝尔的抒写，这本身就是她作为一个作家责任感的体现，因为我相信对她来说，她一定会有这样执着的想法，那就是呼伦贝尔之大、之美、之大美，是外面的很多人所不知道的。作为生长生活在呼伦贝尔的作家，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告诉世界。可以说，呼伦贝尔是她无尽的写作资源，这种资源不但是题材上的，更是情感上的。

《隐于辽阔的时光》是艾平散文创作上的一次集中发力，也是一次新的转型，有坚持，也有新的变化。她仍然是写草原，仍然是以呼伦贝尔为主要描写对象，但是这一次的新意又是全方位的。

首先，阅读之初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艾平在散文语言上诗意化的自觉追求。这种诗意不是赞美词的更多叠加，而是从中表达出某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甚至是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哲理化表达。比如这样的句子："我看见月光跳进了老祖母的眼睛，把往事照亮。"有些句子又很有草原味道，仿佛是来自草原地区的谚语，比如："你少说话，你做的鞍子会说话。"

二是在感情表达上更加深沉，更有厚度和深度，同时又很注重知识性的贯穿，对于草原上的森林草木和各种动物的习性进行描写，在细节化的描写中，又努力传递大量普通读者不甚明了的科学知识。多篇散文中对草原上动物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是下足了功夫。比如对雄鹰、棕熊、马和丹顶鹤的描写，既是源于平时的精细观察，同时也多来自于科学的知识。

三是在抒情性和知识性的同时进行有人物、有故事的叙述，而且这些叙述中还突出了一个具有当代性的主题，那就是人必须有对大自然的敬畏、必要的环保意识和生态保护的自觉意识。这种对于生态文明的表达不是在一篇两篇中，而是在绝大部分篇章里都贯穿有这种自觉意识。她的多篇散文里有家人、有牧民，也有护林员、管理员、工程师，有草原上各种身份的人物。呼伦贝尔不仅是原始的大自然，而且是正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

四是艾平常常能够在一篇散文当中，把以上这些要素尽可能多地表达出来，使得作品更加立体，信息量更丰富，情感更饱满。比如《你见过猞猁吗》这篇散文，既有对大自然环境的描写，又有对一个动物生命的变迁史、被人类驯化历史的描写，同时还叙述了"我"的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家庭亲情，这一切都互相交织穿插，构成一幅丰富立体的、有长度、深度和广度的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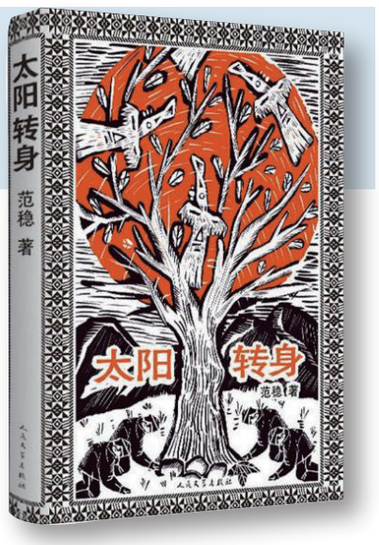
《隐于辽阔的时光》里，很多描写非常逼真，颇有象征意味。比如对于草原上大雪景象的描写："大雪漫漫，天地浑然，没有四面八方，没有古往今来……"等等，很有表现力。多篇散文也有草原上生活的人们的各种生活场景，比如锯羊角的额吉、做手把肉的女人、抗疫的医生护士，等等。

艾平的创作从来没有离开过呼伦贝尔草原，《隐于辽阔的时光》可以说是她最深情的一次表达，也是最深入的一次思考，同时还是站在一个新的时代方位上，对于人、对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呼吁。她把对草原、对草原上的万物、对草原上生活着的人们的热爱，全部聚集起来，进行了一次深情倾诉。《隐于辽阔的时光》是她个人散文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同时也是当下散文创作中难得的佳作。

光明的守望与回归

——谈范稳《太阳转身》的神话叙事

□李书依



对范稳长篇小说《太阳转身》的评论，共识一般集中在其主题性、时代性、丰沛的寓意和成熟的叙事形式上。相对而言，作者以民族神话传说作为母题来结构全书的特征，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小说的神话母题，从壮族濮依支系的太阳神话展开。书中对太阳神话有明确的记载：天上的太阳曾在一个夏至日转身离去，从此光明不再，寒夜漫漫，山川错乱，人兽不分。创世神布洛陀分开天与地，带领人们创造了金太阳。金太阳生下12个儿女，于是天上有了12个太阳，烤得大地炽热滚烫。人们忍受不了，于是派一名壮士射掉了11个太阳，仅留下一个女儿身的太阳遁去，大地又开始陷入黑暗。一名壮族母亲为了寻回太阳历尽艰辛，甚至丢失了自己的女儿，终于在榕树下找到了藏匿的太阳，发现太阳就是她丢失的女儿。壮族母亲请四只巨鸟将太阳女儿驮上天，自此世界重现光明。

这个神话贯穿了范稳小说《太阳转身》的叙事，其中蕴含着两个关键词：母性和回归。太阳从未真正离开，只是悄悄藏了起来，是母性的呼唤将太阳寻回。太阳回归天空，犹如女儿回归母体。而与神话构成本体和喻体对应关系的，正是书中的明线暗线、主要人物。

《太阳转身》中的明线，是已退休的刑侦专家卓世民跨越千里追踪儿童绑架案的真相，暗线则是南山村的村长曹前宽带领全村人修路脱贫的奋斗历程。其间还埋藏着一个副线，那便是卓世民女儿卓婉玉初恋的故事。叶晓阳是卓婉玉的前男友，两人因理想不同而分手，后来卓婉玉成为大学老师，而叶晓阳挂职某贫困县的副县长，为了开展全县的脱贫工作而变得黝黑沧桑，与衣衫褴褛的曹前宽有一拼，几乎让卓婉玉都认不出来。他们所代表的是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卓世民是"夸父逐日"、曹前宽是"愚公移山"，为了人民能够过上美好生活而披荆斩棘。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天神布洛陀，而是"寻回太阳的人"。

另一方面，如果追溯神话原型，"寻回太阳的人"对应的是壮族母亲，而汤谷寨女性祭祀太阳的传统，也暗示有母系社会的成分。因此，又可以把书中的女性群像（母亲形象）所展现出的母性看作是驱动太阳回归的动力。书中的四名主要女性人物，分别是丢失孩子的年轻母亲韦小香、无法生育但对养子视如珍宝的女企业家林芳、育有一女的人类学者卓婉玉以及贩卖孩子也痛失过孩子的人贩子杨翠华，她们在绑架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韦小香和侬建光是一对壮族情侣，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被林芳夫妇通过中间人买走，起名林褚承，却不幸患有白血病，急需骨髓移植。这就造就了小女孩侬阳阳被绑架的"因"。卓婉玉了解事情经过后，以卓世民女儿以及同为人母的身份劝醒林芳，终令林芳向侬建光夫妇忏悔，为两家的"和"种下了"缘"。杨翠华早年因为贫穷，和丈夫铤而走险干起贩卖儿童的勾当，坐牢以后本想洗心革面，可儿子却突发急病去世，使她觉得都是报应。阴差阳错中，她成了看管侬阳阳的人，而这个天真善良的小女孩总跟她记忆中儿子的音容笑貌重叠，使她动了带侬阳阳逃离的心思，也促成了正邪双方急切交锋、迎来最终决战的"果"。

太阳寓意着光明，也寓意着希望。《太阳转身》的叙事主线由小女孩侬阳阳的绑架案而起，也由侬阳阳成功解救而结束，象征着小说表层结构中太阳的回归。神话中的太阳既是女儿身，又具有救赎的内蕴，正是它的回归带给人间希望。侬阳阳的平安归来，使她哥哥林褚承的生命得以被拯救，侬建光夫妇骨肉重聚。汤谷寨的文化产业在林芳的投资下展现勃勃生机，五孃等罪犯接受惩罚，除却老英雄卓世民的壮烈牺牲，小说的整体走向是一片光明。

而卓世民之死，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个男人铮铮铁骨，从不向世间一切恶势力低头，却在退休前夕被查出患有胰腺癌，对于戎马一生的他来说，可谓切身体会到生命无常的悲凉。卓世民上有鲐背之年的老父，下有妻女外孙女的牵挂，他不愿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在亲朋的啜泣中离去，正如他在第一章中的内心独白："倘能死得轰轰烈烈，不说像个英雄，至少也不枉为男儿。"而小说赋予他的结局也是戏剧性的，他是在成功抓捕罪犯后，驾车返程的途中突发心脏病离世的。尽管读者看到这里难免会掩卷叹息，但是比起想象身患绝症的老兵渐渐凋零，这种戛然而止的死亡方式无疑是体面的。与当初的那句"自白"形成互文的是，卓世民在心脏骤停的瞬间，仍在履行一名警察的义务，他忍着剧痛把身上的枪扔出了窗外，没给车里羁押的歹徒留下任何可乘之机，至死无负英雄之名。

"太阳转身"的另一重内涵即深层结构则是扶贫攻坚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故事的发生地在云南，即太阳在北回归线上的必经之地，从地理纬度上而言，太阳即便"转身"也还是会"回归"，就像主人公卓世民的牺牲只是肉体已死，但精神不灭一样。卓世民、曹前宽、林芳曾用战友称呼过彼此，从部队退役以后，卓世民投身于警察事业，曹前宽选择坚守在家乡，林芳则辞掉公职进入商场，打拼成为当地的模范企业家，他们的经历也是改革开放浪潮中奋进一代的缩影，而这次的绑架案又重新将几个人的命运交汇在了一起。

在这个绑架案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社会议题——乡村贫困。卓世民面对的是因贫困滋生的罪恶，曹前贵、杨翠华、五孃等人正是因为看不到头的贫困才铤而走险；曹前宽面对的是贫困所造就的蒙昧和与世隔绝，因此修路成为了唯一能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林芳一度被母性和对名利的得失心所动摇，站在法律与道德的十字路口上，但她还是选择"转身"，开始了自我救赎之旅，在商业层面上推动着扶贫攻坚战的推进。故事的最后，南山村的巉岩绝壁终化为宽阔公路，汤谷寨祭祀太阳的活动也被官方正式认可，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像结局所引用的"地无私载，日无私覆"，相信通过一代代人的无私奉献，这片铺满阳光的西南大地上将会持续播撒出希望的种子。

范稳是当代少有的能将民族文化、地域风光、宗教神话和严肃的人生哲思有机结合的"朝圣型"作家。《太阳转身》也可视为是作家范稳向现实主义围拢的转身之作，小说的谋篇布局是古典式的弗赖塔格金字塔结构，由退休老警官卓世民追逐侬阳阳的失踪案作为切入点，情节层层递进，渐入高潮，而伴随他查案的足迹从青山州的青山市、汤谷寨延伸至南山村，云南省东北部风土人情的历史画卷也徐徐展开。其间穿插着太阳崇拜的神话，这与书的标题构成了文本意义上的隐喻，虚拟地名与人物命运的原型重合，则又指向云南乡村"扶贫攻坚"的实践路径，达成了对真实世界的隐喻，二者共同铺设出宏大且质朴的史诗性叙事。正如范稳在书的后记中所说，"变化实实在在，就在转身之间"，神话传说中的民族精神是"虚"中的"实"，现实图景里的时代变迁是"实"中的"虚"，能在虚实交融中呈现出太阳北归的壮丽之美，范稳的这次转身不可谓不成功。

生命史·学术史·民族史

——评谭楷《我用一生爱中国》

□梁　昭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的一生，就像一条金线，串起了过去一百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人类学研究、乡村改造、兴办教育……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得者，107岁的国际友人，携带着跨文化的基因，把她的激情和热血，奉献给了中国的伟大事业。

谭楷先生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用平和而生动的文字，首次全面地为我们讲述了伊莎白女士不平凡的一生。这位仍然健在的百岁老人，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的华西坝。她的父母参与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等学校。在成都长大的伊莎白，自小就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伊莎白在加拿大接受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后，回到四川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二战爆发后，伊莎白和未婚夫——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结婚。战争结束后，伊莎白和丈夫毅然选择返回战火纷飞的中国，在中国解放区做调查，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成为新中国外语教学的拓荒者。而且，伊莎白还为促进中外友谊做出贡献，撰写了多部中国乡村调查的学术专著，在世界传播中国故事。

近年来，伊莎白的感人事迹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钦佩她的才华与学识，叹服于她与百年中国休戚与共的命运，更赞美她与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2019年9月29日，伊莎白获得由习近平主席亲手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样一位为中国做出无私奉献、在中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国际友人的故事，值得深入挖掘。作家谭楷花费3年时间，通过访谈、查阅资料、实地考察，还原了伊莎白老人纵贯一个多世纪、横跨三个大洲的百年人生旅程。

伊莎白的人生之旅始于成都的华西坝。和自己的写作对象是"老乡"，谭楷先生因此对伊莎白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华西坝堪称现代成都的文化发源地之一，自1910年美国和英国教会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开始，此地就是辐射全市乃至西南的文化教育高地，承继于东渐之西学创办的现代医学机构，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这片历史丰富也掺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土地，谭楷叙述了本土自然而自在的动人风景和民俗，勾勒了因中外汇聚而衍生的地方脉络。在此背景下，刻画出深入伊莎白骨血中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情感。可以说，文野兼具、中西杂糅的华西坝，孕育出乐观活泼而"不走寻常路"的伊莎白。

伊莎白从中国西南走来，走"回"了她的祖籍地加拿大，走向英国，又重返中国，来到华北……谭楷先生把她生命的各阶段放在具体的空间里展开：在四川汉源、理县地区开启人类学调查，在重庆璧山兴隆场研究乡村，在欧洲的战火中与志同道合的柯鲁克结为人生伴侣，在十里店参与中国革命，在南海山教书，在北京培养外语人才，回到成都故地重游……透过伊莎白的经历，可以看到世界现代史的曲折历程，看到中国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谭楷恰到好处地把时代背景、历史人物和伊莎白的经历、思想关联起来，既展开恢宏壮阔的历史背景，又凸显了人物所做的切合时代的抉择。

伊莎白除了是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教育家，还是一名人类学家。后者尤其令中国学术界感到欣喜。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儿童心理学学位之后，她选修了社会人类学，其后重返四川进行田野考察。

在20世纪中期，西方的人类学学界在对澳大利亚、非洲、美洲等本土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成熟的田野调查技术和科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随着西方世界的扩张，西方人类学者也对中国的文明社会产生了研究兴趣。中国文化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既是人类学传统视野中的"异文化"，又是超越传统研究的"复杂文化"，因此，奠定了现代人类学学科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学生弗思都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前者对中国学者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给予极大肯定，认为这是一部标志着人类学研究"转向"的作品。后者担任了伊莎白的博士生导师，鼓励她出版研究中国的人类学专著。

成都的华西坝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镇。谭楷铺叙了促成伊莎白投身人类学研究的中外学术背景。其一，1922年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直接影响了伊莎白早期的学术选择。学会聚集了体质人类学家莫尔思、医学人类学家胡祖遗、华西协合大学首任博物馆馆长戴谦和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接替戴谦和担任博物馆馆长、主持了三星堆挖掘工作的葛维汉。伊莎白的父母也是学会成员。在抗战中，北方学人南下，学会吸纳了大量中国学者，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伊莎白深入到藏、羌、彝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获取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手资料。在汉族学者对西南山地民族普遍缺乏了解的时代，伊莎白的调查实属难得。其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四川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促使伊莎白走向西南农村，最终凝结为场镇研究的成果。近代以来，"乡村"是中国的重大议题。从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到20世纪后半期的农村综合改革，乃至21世纪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村、农业、农民牵引着全社会的关注。机缘巧合，伊莎白与乡村平民教育的开创者晏阳初有过一席之谈，又去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重庆，其后往返数次，在兴隆场开展了社会组织建设和乡村研究。她和中国学者俞锡玑合作完成的《兴隆乡：华西红色盆地中的田野调查》，经弗思推荐，列入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主编的丛书序列。2013年，中文版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由中华书局出版。退休后的伊莎白重拾人类学研究，和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合作，糅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写就一部《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此外，伊莎白和丈夫柯鲁克共同撰写的《十里店》的中英文版本也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出版。

总的来看，伊莎白的西南民族调查、乡村研究，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本土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她虽然在盛年时期没有成为职业的人类学家，但她前后贯穿80年的研究和写作，值得放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去重新评述。

谭楷撰写的伊莎白传记，糅合了中国革命、学术、教育的时代线索，讲述了伊莎白动人的人生故事，令人信服地传达出这位从容、谦逊的革命者、学者和教育家闪光的品格。在"后记"里，谭楷写道："寻觅百岁老人的足迹，是在重读中国近现代史。"他的书写，也从一个个人的生命史，透视了中国的学术史和波澜起伏的民族历史。

《马语者》：生态文学的动物样本

□雪　弟

30多年来，申平从不自觉到自觉，第一个亮出动物小小说的旗号，创作出了包括《头羊》《红鬃马》《中国狼》《芒来的儿马子》《城市上空的乌鸦》等在内的数百篇脍炙人口的动物小小说，成为当代动物小说中的一朵奇葩。2021年11月，在申平创作小小说36年之际，他优中选优，精选了36篇动物小小说，编成《马语者》一书出版，在小小说领域产生了热烈反响。

《中国狼》通过野狼消灭日军的故事，准确、生动地展示了"狼"的面貌和精神：既英勇顽强，又足智多谋。故事撼人心魄，内涵宽广浑厚。就艺术手法来说，作者非常擅长画面感的制造，全文好像不是由一段段文字组合的，而是由一幅幅画联结而成。可以说，"狼群勇战日军"的画面，已经成为小小说场面描绘的经典。另外，"中国狼"从狼再到军队番号这一内涵的拓展，使得作品奇峰突起、境界高远。

《芒来的儿马子》从标题上就可看出，它的重点不是写儿马子，也不是写芒来，而是写一种"物我合一"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在儿马子离开之后，50多岁的芒来"居然苍老得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儿马子是芒来的魂。魂没了，芒来自然就蔫了。传奇的情节让作品引人入胜，真挚深沉的情感动人心弦，让读者潸然泪下。

《城市上空的乌鸦》讲述了乌鸦进城扰民，暴力驱赶无效，最后却被小学生的一封信解决问题的故事。猛一看似乎有些不可信，但细想却又非常合理：一是某些动物充具灵性，它们的所作所为有时真的难以用科学解释；二是作者使用了"元叙述"的方法，多次用证人（朋友）证明了事件本身的确定性。那么，这个故事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很显然，它依旧未离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宏大的主题。具体一点说，就是人们应以恰当的方式与动物相处，暴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申平秉持万物平等的生命理念，经由人类与动物、人类自身之间的矛盾冲突，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相处的美好期盼。这些作品在情节叙述上充满传奇色彩，形象鲜明生动，呈现出浓郁的悲壮风格，为当代小小说创作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另外，申平的动物小小说擅长以象征性而又颇具寓言色彩的写法，通过叙述一个个精彩而感人的动物故事，深刻地表达人与动物、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保护青山绿水、共建生态和谐世界的宏大主题。《野兽列车》堪称象征性写作的佳作，有个人偶然间上了一辆载满野兽的列车，他先是害怕极了，后来却发现满列车野兽都很怕他，便萌生了把这些野兽全杀死的念头，结果引起野兽反抗，最终自己身亡。这一近似寓言的写法，十分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人类与动物原本就是一家人、是好朋友，不该互相伤害，理应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这一重大主题，读来让人长久地咀嚼思考。

一个作家36年持续不断地以动物为题材写作小小说，足可看出他对文学这个行当的热爱和对写作生态小说的痴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意义已超出了文学本身。一个人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有益的事，就意味着他人生价值的实现。

申平对生态小说的痴迷，源于他厚重的人文情怀。因此不论他写什么动物，其旨归都在人本身，都是对人类处境及其出路的思考，都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蕲求，也都是为了人性的提升与完善。《头羊》《红鬃马》《中国狼》如此，《鹿衔角》《猎豹》《猫王》亦如此。

申平生态小说所呈示的动物世界常常是人类世界的投影，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同构则即先在地预示了其艺术追求。作者运多种艺术手段塑造动物形象，传达隐含在动物世界中的"人"的价值追求和审美理想。写小小说之于申平，可以说就是一门"手艺"，而他对这门手艺的虔诚，对小小说文体的自觉，我们都可以在《马语者》这本集子里见到。

申平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作家，他善于采集民间资源，将民间故事运用到动物小小说创作中。这些故事中，人与动物的纠葛构成了有意味的主题，在人与动物的交锋中突出了动物人性的一面，内涵深邃，发人深思。黄鼠狼的诡异（《通灵》），野鹿的报恩（《白鹿》《鹿衔角》），还有红鬃马的悲壮（《红鬃马》）……在这些故事中，动物们除了具有本来的生活习性外，还具有人类的复杂性格，他们既是动物又不是动物，既不是人又是人。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将具有人的情感、人的信仰的动物呈现在读者眼前，在"形似"和"神似"之间施展艺术智慧，将离奇有趣的民间故事运用到小小说情节的构造上，为动物小小说的传奇色彩增添了光彩。

纵观《马语者》所收入的36篇作品，都是将动物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动物给予道德关怀和审美观照，以此来探寻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局的思想根源，并试图寻找破除这一困局的文化的、现实的路径，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诉求。

《马语者》实际上就是一部有关动物的生态启示录，作品透露出一种敬畏自然的神圣感和神秘感，反映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人的精神意志和自然生态之间的互应意识。申平的动物小小说几乎都表现出生态救赎的冲动，并借此挑战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定式，赋予动物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性。作为以自然（动物）为取向的小说，《马语者》一书具有明确的自然主义诉求。作者运用动物的视角，以敏锐的目光和使人身临其境的文学描写，将动物直接推到参与现实世界改造的行列之中，并通过动物的行为表现，来观照人类世界矛盾的、多重的生态伦理。

总之，申平的动物小小说既强调动物的自然属性，也凸显其精神性，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和人文精神世界，充分展示了其生态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多元性和深刻性。